

保衛蘆溝橋

三幕劇

第一部

暴風雨的前夕

第二部

蘆溝橋是我們的墳墓

第三部

全國的抗戰

中國劇作者協會
會員集體創作



戲劇時代出版社刊

代序

當我們——中國劇作者協會的會員們——的一個時事煽動劇——保衛盧溝橋付梓問世的時候，盧溝橋事件已經是在暴敵的不斷壓榨下迅速的擴展到整個華北；盧溝橋的民族自衛抗戰，已經是形成了中華民族生存亡的關頭了。

我們深欣政府當局的抗戰決心，因為這不僅是洗盡了我們民族過去的羞辱和憤恨，且徵示了我們民族復興的先聲；我們更痛感於前線抗戰的士兵們之英勇捐軀，因為他們既以他們的熱血捍衛了疆土，且為我們顯示了我們民族間之最好的典範。每當我們念及華北的民衆，是怎樣在暴敵的鎗砲下受着蹂躪，無恥的橫暴裏受着摧折，我們便覺着我們這點滴的工作，實在還未盡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於萬一，實在還不能表達我們的憤怒半點。

我們——中國劇作者協會——願意和每一個戲劇工作者相聯合，更迫切的希冀

着任何戲劇形式的從業員來與我們合作。在全民總動員的口號下，加緊我們民族復興的信號，暴露敵人侵略的陰謀，更號召落後的同胞們覺醒。

我們有筆的時候用筆，有嘴的時候用嘴，到嘴筆都來不及用的時候，便勢將以血肉和敵人相搏於戰場。我們不甘心做奴隸，我們願以鮮血向敵人保證我們民族的永存。

保衛蘆溝橋是我們在戰時工作的開始，我們熱烈的希望這個劇本能夠廣泛的上演於前後方，我們更希望看過這個戲的觀眾，能和我們——和劇中所有的民衆士官們相共鳴，高呼：

保衛蘆溝橋！

保衛華北！

保衛祖國！

一切不願作奴隸的人們，起來呀！

中國劇作者協會

目次

第一部 暴風雨的前夕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部 蘆溝橋是我們的墳墓……………三五

第三部 全民的抗戰……………七三

附錄

- 一 施誼：失地鼓詞（卽士兵之聲）——第一部用
- 二 羅家倫·唐學詠：軍歌——第一部用
- 三 施誼·周巍峙：上起刺刀來——第二部用
- 四 塞克·洗星海：保衛蘆溝橋——第三部用
- 五 施誼·洗星海：衝鋒歌——第三部用

人：

第一部
暴風雨的前夕

劉得標

李五

丁大頭

其母

張老板

張小六

(其子)

王先生

徐老頭兒

便衣隊 A

B

中國兵十多人

農民多人

其他

地：

蘆溝橋頭

景：

一家小茶館，門前用高粱桿搭了一座涼棚，涼棚底下擺了兩張長條桌，桌上有粗陋的茶壺茶碗等，涼棚旁邊有一棵樹。

幕開，劉李丁圍坐着一張條桌，飲茶。

劉唱「失地鼓詞」卽「士兵之聲」(施誼所作詞見附錄。)大家凝耳靜聽。李按拍擊桌，點頭稱好；丁亦效之，搖頭擺尾，態態可掬，時復拍桌叫好。

劉唱畢，或拍掌，或叫好，一齊贊賞。丁大頭且喊：「再來一個。」

劉「再來一個」那可不行。咱只會唱這麼幾段兒。

李笑話笑話。劉大哥，你久跑江湖，肚皮裏貨色一定很多吶。

劉咱是個老粗，本不會唱什麼詞兒。這還是以前在隊伍裏面學來的哩。

丁怪不得你缺了一隻腿，原來你當過總爺。

李可不是他？他那隻腿就送在喜峯口啦。

丁倒看不出，你倒是有汗馬功勞的。

劉別提啦。

李怕什麼，你不是道地的老牌二十九軍嗎？

劉提起二十九軍麼，自然咱也有一份兒。

李 可惜就是吃了那隻腿的虧，再不能吃糧了。

劉 那有什麼？咱一樣不是可以過活嗎？不過……

丁 喂，劉老總，你幹嗎就把好好的一隻腿白送掉了呢？

劉 白送掉？咱一點也沒有白送掉。咱那半條腿換了鬼子的一輛坦克車，幾十條性命，救了一連弟兄，就連你這大頭都沾了咱那半條腿的光啦。

丁 吹什麼牛？我們太太平平地過日子，關你什麼事！

劉 太平日子！告訴你，不是咱們二十九軍那年跟鬼子拚了一拚，這兒早已經不是中國地方了，還過什麼太平日子呢？

李 難道現在這兒太平麼？

劉 鬼子不敢來佔這兒，還是喜峯口的大刀留了點威風。要不然，你瞧吧。

丁 大刀隊既然那麼威風，怎麼沒把鬼子殺光呢？

劉 那咱可不知道，上頭叫咱們弟兄退呀。

（張老板上跟大家打招呼。）

張 在裏面，聽見你們又唱又說地，真熱鬧極了。

李 劉老總正在講他的五馬長槍呢？

張 劉爺嗎？他的肚皮裏，故事可多着呢。——大頭，你來的正好，你過來，我有話跟你說。

（張丁坐在另一張條桌上。）

張 不是別的，就是楊家那大姑娘的事。人家叫我給你說，要你快點娶過來呢。

丁 他們幹嗎這麼急？

張 這也難怪人家。這年頭兒，十八九歲的大姑娘誰能放心留在家裏？有了人家自然要

早送出去呀。

丁 能等到開年嗎？

張 連等到秋涼都不肯呢，還說什麼開年。老實說，他們想頂好在三五天裏頭接過來。

丁 我真不懂他們幹嗎這麼着急。

張 你是明白人，怎麼會不知道。這幾天時局多麼緊，北平、天津聽說都有點亂，鬧的樣兒，說不定什麼時候會出亂子。咱們這兒雖說是鄉下，倒底離京漢路太近；有點風吹草動，鄉下人誰不提心吊膽。誰還肯把大姑娘留在家裏呢！

丁 這意思，我明白。可是我那兒來的錢娶親呢？這樣青黃不接的時候。

張 總得想法子。不能當就得借。娶媳婦這也是一件大事情呀。

丁 現在那兒來的錢？除非過了秋收。你看，過了秋收好不好？

張 我們做媒人的，還有什麼好不好？只要你們兩家願意，我總是高興的。不過看樣子，人家一定不肯。這幾天，他們聽到鬼子要來打野操，早嚇得把姑娘送到縣城裏去了。所以，我勸你也不要強，還是趕快想法子弄點錢。早娶一天不是早快活一天麼？

李 （隔桌搭話）怎麼，丁大頭要娶媳婦兒嗎？這可輪到咱們吃喜酒啦。

丁 只要能娶，喜酒總給大家吃的，不過……咳……

張 你看他老是這麼唉天怨地的。

劉 大頭幹嗎不高興呀？

張 這年頭，窮人有什麼心事，還不是爲的錢。

劉 要那麼多錢幹嗎？難道說你還想坐花汽車，打洋鼓，吹洋號游街嗎？

丁 不要花汽車，一頂花轎也得幾塊大洋錢啊。

張 錢總是要花的。難道人家白送給你個花媳婦兒嗎？

劉 大頭，我勸你還是早點娶過來吧。咱們當兵吃糧的，什麼都聽過什麼都見過。這年頭，訂好了媳婦兒不娶，等到一有兵荒馬亂，就保不定你人財兩空，那時候，你丁大頭怕要變成冤大頭啦。

（大家笑，連丁大頭也忍不住笑了。）

李 老劉，你太損了！

劉 我是激他，不過話可是老實話。咱們當兵吃糧的……

李 算了罷，又是你的五馬長槍。

劉 哈哈。

張 好，我有主意了。（向丁）你不是說今年你那兩畝豆子長得很好嗎？

丁 嗯。

張 那不就是現成的辦法嗎？

丁 那總得等到打了秋場以後呀。

張 那自然。不過有了那兩畝豆子，你就可以指望拿牠來借點錢吶。

丁 這年頭，誰肯放賬呢？

張 我想趙舉人家或者可以。

李 只要有好利錢，那錢剝皮也行的。

丁 只有兩畝豆子，再出利錢，這下半年可得喝西北風了。

劉 大頭，別那樣想。大無絕人之路，咱劉得標斷了一隻腿，早該命歸西天了，可是現在還活着。所以，我勸你呀，別三心二意的，還是快點想法子娶過來。光身漢的苦，咱們當大

兵的頂曉得的。

張 老總的話不錯。你還是快點拿定主意吧。那邊既然這樣催，再拖下去，我媒人也不好說話了。

丁 好罷，就拜托你們諸位吧。

張 那我先去問問趙舉人家。要是不成，再托老李吧。

李 好，就這麼辦。

劉 咱是沒有路子去借錢，喜酒可是要喝的，到那時候可別忘了咱呀。

丁 一定請你。

李 憑你那條腿，也有坐上席的資格，還會忘了你嗎？

劉 哈哈。

（小學教員王先生上，大家看見他都站了起來。）

劉 啊，王先生來了，這裏坐。

李 這裏坐，王先生。

王 請坐，請坐，不要客氣。

張 （提着水壺出來）王先生。

王 啊，張老板忙呀！

張 不忙，不忙。（過去沏茶）

丁 上那兒去來，王先生。

王 （坐）到河邊上溜了溜。

劉 有什麼新聞嗎？王先生。

王 新聞嗎？

丁 講點我們聽聽吧。

李 （替王斟水）先喝口茶。

王 謝謝。（喝了一口）噢，新聞是有的啦，這新聞還跟我們很有關係呢！

劉 什麼新聞？

張 （湊過來）咱們這裏出了什麼事嗎？

王 嗯。

劉 什麼事快說。

王 鬼子今天要到我們這兒來演習。

丁 今天？

王 是的。

李 你昨天不是說他們在鐵道那邊演習嗎？

王 聽說今天晚上就到咱這邊來，演習夜戰的。

張 那咱這裏不是又要糟糕嗎？

王 可不。

丁 這一次演習的有多少人？

王 這次特別多，大約有五六百人，還有馬隊坦克車隊，什麼什麼的，聽說今天晚上還是實彈演習哪！

張 什麼叫「實彈演習」？

劉 就是真的放槍，放砲。

丁 不知道誰家的莊稼，誰家的菜園，又要倒霉啦。

李 他媽的，今天也演習，明天也演習，演習了幹嗎呀？

王 演習好了好打咱們中國人呀！

李 咱們中國的地方，他們就可以隨便來演砲演槍，隨便糟塌，這真是太不成話了。

王 咱們中國地方關外也是咱們中國地方啊，熱河也是咱們中國地方啊，現在不是可全給人家搶去了。

李 咱們爲什麼不給他們拚一下子？

張 難道說打不過他們嗎？

王 那可不見得。

劉 打不過他們？沒有那麼回事，我們在喜峯口給他們幹的時候，我們的人沒有他們多，器械也沒有他們好，可是我們還老打勝仗。

丁 那麼中國人爲什麼不給他們打呢？

（大家不言語，等候着王先生來回答，但王先生一聲也沒響，只是把嘴唇裂了裂苦笑了一下。）

（這時張老板的兒子張小六上。）

小 （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夥子，頭上冒着熱汗，喘息着好像跑了許多路一樣。）爸爸，鬼子兵來了！日本兵來了！

張 鬼子兵來了，在那兒？

小 已經到了我姑姑家那裏了，多極了，有騎馬的，還有拉着砲的，還有鐵汽車和大王八車。